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廿載繁華夢 第十一回 築劇台大興土木 交豪門共結金蘭

話說周庸祐聽得馮少伍回來報說，因督帥張公要查辦關裡的中飽，暗忖此事若然乾出來，監督未必為自己出頭。除非自己去了，或者督帥息了念頭，免至牽涉。若是不然，怕他敲詐起來，非傾耗家財，就是沒法了。計不如三十六著，走為上著，便進內與馬氏商議此事。馬氏道：「此事自然是避之則吉，但不知關庫裡的事務，又靠何人打點？」周庸祐道：「有馮少伍在，諸事不必掛意。細想在羊城裡，終非安穩，又不如在香港置些產業，較為妥當。現關裡的庫款，未到監督滿任以前，是存貯不動的。某不如再拿三五萬，先往香港去，天幸張督帥調任，自回來填還此款。縱認真查辦，是橫豎不能免罪的，不如多此三五萬較好。這時縱羊城的產業顧不住，還可作海外的富家兒了。」馬氏道：「此計很妙，但到香港時住在哪處，當給妾一個信息，妾亦可常常來往。」周庸祐領諾而出，隨向伍氏姨太太和錦霞姨太太及素波巷、增沙的別宅各姨太太，先後告訴過了。即跑到關裡，尋著那代管賬的，托稱有點事，要移轉三五萬銀子。那管賬人不過是代他管理的，自然不敢抗他。周庸祐便拿了四十萬上下，先由銀號匯到香港去了。然後回轉宅子裡，打疊細軟。此行本不欲使人知覺，更不攜帶隨伴，獨自一人，攜著行篋，竟乘夜附搭汽船，望香港而去。到後先函知馬氏，說自己平安到埠。又飛函馮少伍，著他到增沙別宅，把第七房鳳蟬、第八房銀仔的兩房姬妾送到港來，也不與春桂同住，就尋著一位好友，姓梁別字早田，開張日記船務辦館生理的，在他店於的樓上居住，不在話下。

單表馬氏自周庸祐去後，往常家裡事務，本全托管家人打點，東思銀兩過付還多，因周庸祐不在，誠恐被人欺弄，不免事事倒要自己過目。家人盡知他索性最多疑忌，也不為怪。只是馬氏身子很弱，精神不大好，加以留心各事，更耗心神，只憑弄些洋膏子消遣，暇時就要尋些樂事，好散悶兒。單是丫環寶蟬，生性最是伶俐，常討得馬氏的歡心，不時勸馬氏唱演堂戲散悶；馬氏又最愛聽戲的，所以東橫街周宅裡，一月之內，差不多有二十天鑼鼓喧天，笙歌盈耳。

那一日，正在唱戲時候，適馮少伍自香港回來。先見了馬氏，素知馬氏性妒，即隱過送周庸祐姬妾到港的事不提，只回說周庸祐已平安住港而已。馬氏道：「周老爺有怎麼話囑咐？」馮少伍道：「他囑某轉致太太，萬事放開心裡，早晚尋些樂境，消遣消遣，若弄壞了身子，就不是頑的。」馬氏道：「我也省得。自老爺去後，天天到南關和樂戲院聽戲，覺往來不方便，因此在府裡改唱堂戲。你回來得湊巧，今正在開演，用過飯就來聽戲罷。」馮少伍道：「在船上吃過西餐，這會子不必弄飯了。」說了，就靠一旁坐下，隨又說道：「唱堂戲是很好，只常蓋篷棚在府裡，水火兩字，很要小心。倒不如在府裡建築戲場，不過破費一萬八千，就三五萬花去了，究竟安穩。」馬氏一聽，正是一言驚醒夢中人，不覺歡喜答道：「終是馮管家有閱歷的人也，見得到。看後國許多地方，准可使得，明日就煩管家繪圖建築便是。」馮少伍聽得，一聲領諾，隨轉出來。

一宿無話。越日即到後花園裡，相度過地形，先將園內增置花卉，或添置樓閣，與及戲台形式，都請人繪就圖說，隨對馬氏說道：「請問太太，建築戲場的材料，是用上等的，還是用平常的？」馬氏笑道：「唉！馮管家真瘋了！我府裡幹事，是從不計較省畷的，你在府裡多時，難道不知？這會自然用上等的材料，何必多問？還有聽戲的座位，總要好些。因我素性好睡，不耐久坐的，不如睡下才聽戲，倒還自在呢。」馮少伍聽罷，得了主意。因馬太太近來好吸洋膏子，沒半刻空閒時候，不如戲台對著那一邊另築一樓，比戲台還高些，好待他吸煙時看戲才好。想罷，便說一聲「理會得」，然後轉出。

擇日興工，與工匠說妥，中央自是戲台，兩旁各築一小閣，作男女聽戲的座位。對著戲台，又建一樓，是預備馬氏聽戲的座處。樓上中央，以紫檀木做成煙炕，炕上及四週，都雕刻花草，並點綴金彩。戲台兩邊大柱，用原身樟木雕花的，餘外全用坤甸格木，點綴輝煌。所有磚瓦灰石，都用上等的，是不消說得。總計連工包料，共八萬銀子。待擇妥興工的日辰，即回覆馬氏。此時府裡上下，都知增建戲台的事，只道此後常常聽戲，好不歡喜。

次日，馬氏即同四房錦霞跟著，扶了丫環瑞香，同進花園裡看看地勢。一路繞行花徑，分花拂柳而來。到一株海棠樹下，忽聽得花下石蹬上，露出兩個影兒，卻不覺得馬氏三人來到。馬氏聽得人聲喁喁細語，就潛身花下一聽，只聽得一人說道：「這會於建築戲台，本不合興工的。」那一人道：「怎麼說？難道老爺不在這裡，馬太太就做不得主不成？」這一人又道：「不是這樣說。你看馬太太的身形，腹裡比從前大得很，料然又是受了胎氣的了，怕動工時衝犯著了，就不是頑的。」那一人又道：「衝犯著便怎麼樣？」這一人又道：「我聽人說：凡受了胎的婦人，就有胎神在屋裡。那胎神一天一天的坐處不同，有時移動一木一石，也會衝犯著的。到興工時，哪裡關照得許多，怕一點兒不謹慎，就要小產下來，可不是好笑的麼？」那一人聽罷，啐一口道：「小小妮子懂怎麼？說怎麼大產小產，好不害羞！」說了，這一人滿面通紅，從花下跑出來，恰與馬氏打一個照面。馬氏一看，不是別人，跑出來的，正是四房的丫環麗娟，還坐在石蹬上的，卻是自己的丫環寶蟬。麗娟料然方才說的話早被馬氏聽著了，登時臉上青黃不定。錦霞恐馬氏把他來生氣，先說道：「偷著空兒，就躲到這裡，還不去，在這裡幹什麼？」麗娟聽了，像得了一個大機會的一般，就一溜煙的跑去了。馬氏即轉過來，要責罵寶蟬，誰想寶蟬已先自跑回去了。

馬氏心上好不自在，隨與二人回轉來。先到自己的房子裡，暗忖那丫環說的話，確實有理，他又沒有一言犯著自己，本來怪他不得。只即傳馮少伍進來，問他幾時動工。馮少伍道：「現在已和那起做的店子打定合同，只未擇定興工的日子。因這時三月天氣，雨水正多，恐有防礙工程，准在下月罷。」馬氏道：「立了合同，料然中止不得。只是興工的日辰，准要細心，休要衝犯著家裡人。你可拿我母女和老爺的年庚，交易士看，勿使相衝才好。」馮少伍答一聲「理會得」，隨退出來。暗忖馬氏著自己勿選相衝的日子，自是合理，但偏不掛著各房姬妾，卻又什麼緣故？看來倒有些偏心。又想昨兒說起建築戲台，他好生歡喜，今兒自花園裡回來，卻似有些狐疑不定，實在摸不著他的意。隨即訪問丫環，馬太太在花園有怎麼說話。才知他為聽得麗娟的議論。因此就找著星士，說明這個緣故，仔細擇個日辰。到了動工時，每日必拿時憲書看過胎神，然後把物件移動，故馬氏越贊馮少伍懂事。

話休煩絮。自此周府內大興土木，增築戲台樓閣，十分忙碌。偏是事有湊巧，自興工那日，四房錦霞姨太太染了一病，初時不過頭帶微痛，漸漸竟頭暈目眩，每天到下午，就發熱起來。那馬氏生平的性兒，提起一個妾字，就好像眼前釘刺，故錦霞一連病了幾天，馬氏倒不甚掛意，只由管家令丫環請醫合藥而已。奈病勢總不見有起色，馮少伍就連忙修函，說與周庸祐知道。是時錦霞已日重一日，料知此病不能挽回，周庸祐又不在這裡，馬氏從不曾過來問候一聲，只有二姨太太或香屏姨太太，每天到來問候，除此之外，只靠著兩個丫環服侍。自想自己落在這等人家，也算不錯，奈病得這般冷淡，想到此情，不免眼中帶淚。

那日正自愁歎，忽接得周庸祐由香港寄回一書，都是叫他留心調養的話。末後又寫道：「今年建造戲台，實在不合，因時憲書說本年大利東方，不利南北，自己宅子實在不合向。」這等話看了，更加愁悶。果然這數天水米不能入口，馬氏天天都是離家尋親問戚，只有二姨太太替他打點，看得錦霞這般沉重，便問他有怎麼囑咐。錦霞歎一聲道：「老爺不在這裡，有什麼囑咐？死生有命，只可惜落在如此豪富的人家，結局得這個樣子。」二姨太太道：「人生在世，是說不定的，妹妹休怨。還怕我們後來比妹還不及呢！」說了，又大家垂淚。是夜到了三更時候，錦霞竟然撐不住，就奄然沒了。當下府裡好不忙亂，馬氏又不在府裡，一切喪事，倒不能拿得主意。

原來馬氏平日，與潘子慶和陳亮臣的兩位娘子最為知己，那潘子慶是管理關裡的冊房，卻與周庸祐同事的。那陳亮臣就是西橫街內一個中上的富戶。馬氏平日，最好與那兩家來往；那兩家的娘子，又最能得馬氏的歡心，因是一個大富人家，哪個不來巴結？無論馬氏有什麼事，或一點不自在，就過府來問前問後，就中兩人都是。潘家娘子朱氏，周旋更密，其次就是陳家的娘子李氏了。自從周宅裡興工建築戲台，已停止唱演堂戲，故馬氏常到潘家的娘子那裡談天。這時，陳家的李氏因馬氏到了，倒常常在潘宅裡，終日是抹葉子為戲。那馬氏本有一宗癖性，無論到了哪處人家，若是他的正妻相見，自然是禮數慇懃；若還提起一個妾字，縱王公

府裡的寵姬，馬氏也卻瞧也不瞧他的。潘、陳兩家娘子，早識他意思，所以馬氏到來，從不喚侍妾出來見禮，故馬氏的眼兒，自覺乾淨。自到了潘家盤桓之後，錦霞到病重之時，馬氏卻不知得，家人又知他最怕聽說個妾字，卻不敢到來奔報。

正是人逢知己，好不得意。那一日，馬氏對潘家朱氏說道：「我兩人和陳家娘子，是個莫逆交，倒不如結為姊妹，較覺親熱，未審兩人意見何如？」朱氏道：「此事甚好，只我們高扳不起，卻又怎好？」馬氏道：「說怎麼高扳兩字？彼此知心，休說閒話罷。」朱氏聽了，就點頭稱善，徐又把這意對李氏說知，李氏自然沒有不允。當下三人說合，共排起年庚，讓朱氏為姊，馬氏為次，李氏為妹，各自寫了年庚及父名母姓，與丈夫何人，並子女若於人，一一都要寫妥。誰想馬氏寫了多時，就躺在炕上吸洋膏子，只見朱、李兩人翻來覆去，總未寫得停妥。馬氏暗付：他兩人是唸書識字的，如何一個蘭譜也寫不出？覺得奇怪，只不便動問。

原來朱氏心裡，自付蘭譜上本該把侍妾與及侍妾的兒女一並填注，奈馬氏是最不要提個妾字，這樣如何是好？想了一會，總沒主意，就轉問李氏怎樣寫法才好。不想李氏亦因這個意見，因此還未下筆。聽得朱氏一問，兩人面面相覷。沒奈何，只得齊來問問馬氏要怎麼寫法。馬氏道：「難道兩位姊妹連蘭譜也不會寫的？」說罷，忙把自己所寫的，給他兩人看。他兩人看了，見馬氏不待侍妾不提，就是侍妾的兒女，也並不寫及。朱氏暗付：自己的丈夫，比不得周庸祐，若然抹煞了侍妾們，怕潘子慶有些不悅。只得擠著膽子，向馬氏說道：「愚姊的意思，見得妾子也一般認正妻為嫡母，故欲把庶出的兩個兒子，一並寫入，尊意以為可否？」馬氏道：「他們的兒子，卻不是我們的兒子，斷斷寫不得的。」朱氏聽得，本知此言實屬無理，親不忍拂馬氏的性，只勉強答一聲「是」，然後回去，立刻依樣寫了。

這時三人就把自己的年庚，放在桌子上，焚香當天禱告，永遠結為異性姊妹，大家相愛相護，要像同父同母生下來的。拜罷天地，然後焚化寶帛，三人再復見過了一個禮，又斟了三杯酒。正在大家對飲，只見周府上四房的丫環彩鳳和梳傭六姐，汗淋淋的跑到潘宅來，見了馬氏，齊聲說道：「太太不好了！四姨太太卻升仙去了！」正是：

堂前方結聯盟譜，府上先傳噩耗聲。